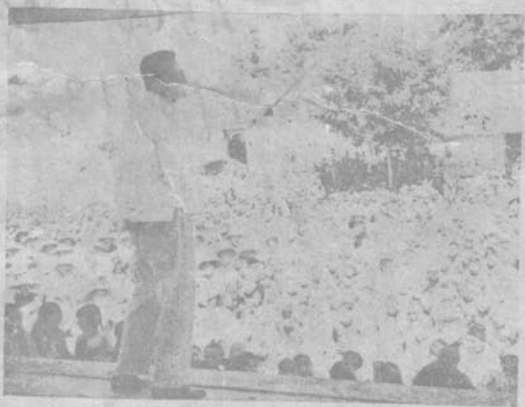




著深洪



行印司公書圖中華

1938

抗戰戲劇叢書之一

「米」目次

米……………(一景四幕劇)……………
天津的黑影……………(獨幕劇)……………



80682900

……………洪深(一)
……………張季純(八三)

米

一景四幕宣傳劇

上海話劇界救亡協會
戰時移動演劇第二隊 集體創作

……執筆者：洪深……

米

第一場 走那一條路呢

時間 今日

地點 後方

人物 (以出場先後爲序)

張老板 米商

李先生 銀錢業

劉子正 米店伙



惠芳 張女

張妻

趙爲富 另一米商

趙妻

景 米店內

張 李先生，那一筆款子，你不必担心，請你稍爲寬放些日子，將來決不叫你爲難的。

李 寬放些日子，那末，寬放到幾時呢？

張 (歇)總要等到戰事結束之後吧！

李 (先笑)那就還要好久的時候呢！

張 (訝)好久的時候？

李 這一次是中華民族生死存亡的關頭，我們這次抗戰，不勝利是不能歇手的。如

果半途而廢，對日本投降，我們就得做牛做馬，五百年一千年不能翻身，你沒有聽見你的那位從東三省回來的令親周先生講過麼？

張 咳！

李 他本來在東三省做着買賣，現在他爲什麼回來了呢！大的生意，給那有大勢頭的日本人搶了去；小的生意，也給那有小勢力的日本小浪人搶了去。有朝一日，日本人來到，要再想像一向那樣平平安安的做生意，哼！那裏還會有這回事呢……可是，這些事，也不用今天我說，你老哥早就知道的了。

張 咳！所以才真是糟糕。

李 〔愕〕怎麼？你不贊成這一次中國對日本的抗戰麼？

張 日本欺負中國太利害了，我當然是贊成抗戰的。

李 你爲什麼這樣愁眉不展？

張 同時，你也要曉得做生意人的苦處，打仗只管打下去，我們做生意的人全完了

。你想，照這樣情形，我們還有法子做生意賺錢麼！我愈想愈是死路一條，
！除非是去做奸商。

李 你快不要這樣想，我們都是中國人，現在還不拿點良心出來救中國救自己麼。
做奸商沒有好結果的，政府會懲罰你，社會也不會容許你的。況且，你做奸商，
你是害了什麼人呢？鄉里人，都是自己人，你老哥也是個明白道理有根底的人，
這樣隨口說：都是不應該的。

張 可是，打仗已經使得我這個米店開不成了。

李 我也本來不清楚，爲什麼你老哥這個米店要上門。

張 話講起來就長了，店里的伙計劉子正不是做了壯丁麼。

李 是呀！

張 每天清早要去上操，一有警報又得出去服務，做什麼防護團。我店里還有人照
應嗎？另外兩個伙計，又早就逃到鄉下去了，叫我這個店怎麼開呢？

李 劉子正上操，不過早晨一個鐘頭的事，至於警報，也並不是天天有，或是一天

到晚都有，沒有警報的時候，爲什麼不能開店門呢！

張 我還有一個更好的理由。

李 更好的理由？

張 店里的米，都賣完了。

李 賣完了！

張 店里不存什麼米和麵了。

李 (似信非信) 哦！

張 這是真情實話！

李 那我也許是弄錯了，在貴同行中很有一點謠言，說是你老哥新近還進了兩三千

包米呢！

張 哈哈！笑話！

李 我當然是相信你老哥的話的。

張 所以我欠你們貴號那筆款子，是真沒有法子歸還，如果我存着兩千担米在手里，區區七八百塊錢的賬款還能有問題嗎？！

李 (爲難) 這真困難。

張 真是十分的對不起。

李 當初你老哥用這筆款子的時候，號子里本來有點不大願意，是我兄弟的名字浮借的。現在這筆款子收不起來，就得我兄弟來賠墊，你老哥算是幫我的忙吧！

張 在這打仗的時候，那里去湊八百塊錢呢。

李 (苦笑) 這個……

張 這樣吧！我們多年的交情，不能讓你太爲難了，我先給你湊個兩百塊錢，其餘的可得等到戰事結束之後了。我們內人還有幾樣金首飾。去換一兩百塊錢，總

還換得出吧。准這樣吧，李先生！先還兩百塊。

李 數目太小一點，我不好交賬呀。

張 這還是借了我內人的首飾去換的，還要同我內人商量過，還不知她肯不肯呢？你爲什麼不去和號子里同事商量一下，也許兩百塊他們都肯了呢。本來在打的時候是可以不還賬的，兩百塊完全是你李先生的面子。

李 也好！也好！

（爲難的走下）

（這時劉子正已經進來，脫了制服）

張 子正。

劉 是。

張 外面有什麼消息？

劉 今天的消息好得很。晉北轉危爲安，平漢線津浦線情形都比前兩天好。上海。

上海我們打了一個勝仗。

張 哦！是的，是的，還有什麼消息沒有？

劉 救國公債，這兩天勸募的成績也是特別好。

張 啊，我不是問你這些消息。

劉 那末，什麼消息呢？

張 米，糧食的消息。

劉 米糧的行市，你老人家還會不知道麼？

張 也不是行市，是秘密的消息。譬如說：趙老板新近賣掉多少米，比市價高起多少？

劉 哼！趙老板。

張 怎麼？

劉 說趙老板偷偷地把米運到上海去，賣給日本人……發了點財。

張 (注意聽) 唔。

劉 可是司令部已經知道這件事了，正在搜集證據呀！說不定趙老板會被捉進去槍斃。

張 那里就會槍斃了。

劉 他那是當漢奸，「以食糧資敵」怎麼不槍斃。

張 他也是做生意，將本求利。

劉 難道中國人不用糧食麼？趙老板不把米賣給日本人，他決不會賠本的，至多是少賺幾個錢就是了。

張 說他當漢奸，也無非是謠言，誰也沒有搜到他的證據呀……不知道爲什麼這幾天老是見不到趙老板的面。

劉 他不是上星期逃到鄉下去的麼，和他老板娘一塊去的。那一次日本飛機來投炸彈，扔下一個，離開他的米店不到半里路。街上人都說，炸彈不生眼睛，太可

惡了。趙老板賣米給日本人，日本飛機還來炸他！

張

（瞪他一眼）……那還有兩本賬還沒有清完，你趕快結一結，該收的賬都開出賬條來。生意是沒法做了，可是，賬是不能不收……我出去打聽打聽情形，就回來的。

劉 就是。

（張出門去）

（劉坐上翻賬本）

（芳携小包自內出）

芳 （生氣）教我怎麼辦呢。（用力將包放下）真是。

劉 惠芳！又是怎麼啦？

芳 有什麼法子使得我母親明白就好了——。我這樣橫呀豎的向她解釋了，她腦筋總是轉不過來。

劉 老板娘又發脾氣了麼，又是爲了什麼？

芳 子正！你把那小包打開，看看裡面是什麼東西。

劉 (打開看)兩隻戒指，一付耳環，一只金手鐲，三十幾塊錢——這是做什麼的？

芳 我們不是成天勸人家做獻金運動，獻身運動麼，我們叫人家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這包里是我自己的一點點東西，不該拿出去麼？

劉 (感動)哦！

芳 可是我母親一定不許我。

劉 (同情)咳，老太太，他也並不存什麼壞心，老年人都是這樣的。

芳 這幾天戰事緊張到這樣，母親還是一味的爲自己打算，「哎呀！打仗啦！打仗啦！我們將來都要沒飯吃呀！留點錢，留點金首飾，將來好逃難」。父親是這樣的，一天到晚，爲自己打算。

11
劉 是的，船在江心沉沒，再要靠自己去負水，事情總是不妙的了。

芳 船要在江心沉沒，中國要是不打退東洋鬼子，我父親就多發十萬塊錢的財，還不都是替別人發的麼！

劉 我們還得耐煩的勸勸他們二位老人家。

芳 我並不是不耐煩，可是時間不能等候我們，我還有重要的工作要做呢。

劉 (看着她) 是的。

芳 我在看護班里受訓練，前天已經畢業了，同班的人大多數都填了志願書，願意開到前線去服務。我也已經打定主意了。

劉 打定主意？

芳 我母親我父親，祇好聽其自然吧。我可以說的話，不知說過多少遍數了。他們不肯聽，我也不能老在家里等着，等到他們明白過來，我再出去——我決心要走了。

劉 你——要——走——了——

芳 我要到前方去，愈快愈好。此刻我就去簽志願書去。

劉 惠芳！

芳 (應) 嗯。

劉 你這一次是去得很遠吧。

芳 嗯！

劉 也許去得很久吧。

芳 子正，你難道不願意我去麼？

劉 現在那一個你敢說不願意你到前方去。不過，你走之後，我要失掉一個很好的

導師了，

芳 導師！

劉 是的，你是我的很好的朋友，更是我的一位很好的導師。你知道，我是一個學徒出身，沒有好好的受過教育，你是高中畢業的。我的所以能夠有到今天，總

算有一點知識，總算頭腦還清楚，都是你影響我的。是你給我的好處。可是，這一次你走之後，也許我和你永遠不會再見面了。

芳（低聲）爲什麼不會再見面的呢。

劉 我並不是一塊木頭，一塊石頭。人家給了我好處，我會不曉得，不知道感激，（情感地）老板和老板娘是多麼反對這件事情，不許你和我親近，甚而至於不許你多和我說一句話，他們心理還不是說，我是一個學徒出身，家里沒有什麼底子，你們家里開着大的米行，你是一位小姐，又在高中讀書畢了業，我那里配高攀你們呢！可是，你從來沒有因爲這些原故，就冷淡我，不理我，你始終待我好，你始終把我當作一個平等的人看待，始終教導我做一個好好的人，現在你要出遠門了，不知幾時才回來，不知我們將來幾時再能見面——我現在心里存着一個希望，祇敢說是一個希望。惠芳！惠芳！

芳 我明白的，子正——這不祇是一個希望，這是一定的！——在中國打勝了日本之

後。(伸手給劉握)

劉 我不久也要走了、

芳 你也是。

劉 壯丁也可以去應募兵役的。

芳 是的。

劉 惠芳，你不是要去簽志願書麼？你許我陪你去麼？我還有許多話要和你談呢！

芳 店里什麼人照應呢？

劉 店門關著，也沒有買賣上門，請老板娘帶著照應一下就行了。

芳 好的。——母親！母親！你在廚房有空沒有？前頭沒有人，劉子正和我有事要出去。

(母應。就來啦)

劉 (將金飾包起)這些東西——今天已經晚了，銀行已經關門，商會也許可以代收

，我們打聽明白了再送去吧！現在先把它藏起來。

芳（點頭）好的。（與劉同出）

母（走出，見二人同行，不樂，冷冷地）你門早一點回來，現在的世界不太平。

芳是。

（與劉同下）

（母收拾屋子）

（過一會，張來，不甚樂）

張 剛才李先生來問我要賬的。

母 就是那號子里八百塊錢麼？

張 正是。

母 這些錢店都是勢力的，從前送摺子給我們，要我們用他們的錢是它，現在打仗了，逼着收欸子的也是它，爽爽快快的還了它，明年不再同他們來往了。

張 可是我沒有答應全還他。

母 沒有答應全還他？

張 我只答應還他兩百塊。

母 那豈不是叫李先生爲難麼？

張 假如我容易還了他，豈不讓人家知道，我們是有錢麼？

母 哦。

張 現在的時候，可以讓人家知道，我們是有錢嗎？

母 哦……。

張 而且我還告訴他，我們的米都賣完了，店里不存米了。

母 是應該怎樣，現在不能不替自己打算呀。

張 我剛才到公安局去也是這樣報告的，免得他們天天來催我們開門營業，我說店里只有三五担米，預備自己吃的了。

母（低問）我們到底還存著多少担，兩千呢，還是三千？

張 外面是兩千四百担——我存在一個妥當的地方，店里那一邊也有四五十担，總共有兩千四百五十担。

母 是的，不賣是對的，米價一天天在往上漲，我們愈覺得慢，愈可以發財。

張（皺眉）但願人家讓我們多藏幾天，不要麻煩我們就好了。

母 人家能給我們什麼麻煩麼？

張 第一是政府。如果查出我們存米不賣，一定要辦我們屯積居奇的。

母 哦！

張 還有，現在一般窮人買不到米都在起哄，已經搶掉過兩家米店了，其實呢！買不到米吃，也實在可憐。

母 我們管不了那麼許多，我們是在做生意，不是在做好事。我們留下幾個錢，將來好預備逃下鄉里去呀。真，日子一天天的不太平，我們還是早點走吧。

張 要太平也容易，人人都有米吃，自然太平了。

母 怎麼能使得人人有米吃呢。

張 政府正辦着一個糧食統制會，詳細的辦法我還不大曉得。可是第一件事是叫我們米店去登記存米，把存米的數目，都告訴他們，他們再定出價錢米，賣給老百姓，不許米店不賣，不許米店私賣，更不許米店任意漲價。

母 那樣豈不是要我們賠本了麼？

張 賠本還不至於，不過賺錢就不多了。

母 我們費了大事，才存起這兩千多担米——你不要去登記，做那樣的傻子幹什麼！

(趙喊張大哥)

(趙與妻上)(從內室出)

張 咦，趙老板，你幾時從鄉下回來的。

趙 今天剛從鄉下逃回來。

母 (問趙妻) 你們怎麼會從這邊走進來？

趙妻 你們的後門，掩上了沒有門，我們一推就推開了。

母 啊呀，你看我老糊塗了，這種世界還不閉好後門(要去門門)。

趙妻 我們進來，就替你們閉了。

母 哦！多謝你！

趙妻 (拉着她講話) 喂……

張 (問趙) 你怎麼說是從鄉下逃回來的呢。

趙 我們以為城里不太平，有日本飛機來，要斷交通，所以才跑到鄉下。那知道在

鄉下日本飛機也要來擲炸彈的。

張 到鄉下去炸些什麼？

趙 鄉下也有老百姓，可是鄉下警察少，又沒有壯丁組成的救護團——有時還鬧個

把土匪。

張（對己妻）聽見沒有，你不是收拾起一包衣服，帶着你的那幾樣成百年古董的首飾，天天吵着要逃到鄉下去，逃到鄉下去也是不妥當呀。

趙 還有呢，我在城里還有兩家米店，雖說存米不多，也不得不回來看看。這幾天有什麼消息麼？

張 我要問你，你怎麼倒問起我來了。

（相視而笑）

趙妻（對張妻）我看見你厨房里煨的好蓮子，噴香，老板娘肯請客麼？

母 你不提我倒忘了，我去端兩碗來。

趙妻 不要，不要，我們到厨房里吃去。你們誰要吃蓮子的都來。

（拉張妻下）

21
趙（對張）我們內人倒並不是想吃蓮子，她是給我一個機會，和你咬一個耳朵。

張 什麼事？

趙 你還問什麼事，就是我動身之前，和你說的那件事。

張 (爲難)。

趙 這是好買賣呀。一包有五塊錢的好處，我們平常做的米糧買賣，利息都是很小的——五塊錢一包，那裏來呀！

張 你是不是叫我米賣給日本人？

趙 什麼賣給日本人，在這裡還可以看得見半個日本人麼，你不是賣給日本人，你是賣給我。

張 你出這麼大價錢買米做什麼，還不是那回事。

趙 那回事。以後的事你就不用問了。你把米交給我。我自然有法子運到上海去。

可是有一件——

張 什麼？

趙 你到底有多少包，包數太少了我不要。

張 兩千五百來包。

趙 好的——你曉得包數太零碎了，反而不好辦，我來找你，就是爲了這個道理。

不然，市面上三十包，五十包的還怕買不到米麼？怎麼樣！一言爲定嗎？

張 可是，這件事是危險的。

趙 什麼危險！

張 要是給政府查出來的話。

趙 那里那樣容易查得出呢——不瞞你說，我已經幹過多少次數了，他們還沒有查

出我來呢。

張 只怕幹不得。

趙 這是你的發財的機會。

（張妻喊趙老板，還不來吃蓮子麼）

張 他就來了。(對趙)你先吃蓮子去，等我仔細想想。

趙 好。我先吃蓮子去，(遞一算盤給張)你倒是不必想，在算盤上仔細的打一打好了。兩千四百包，一包五元，你是發多大的一筆財(下)

張 (真的打算盤)一萬兩千元的好處，冒一次險吧……不好，弄得不巧，要槍斃，還不是一場空，……就使逃得掉，到底是一個中國人，不該這樣做的……況且，米價一天天的高漲，不賣給日本人，未嘗沒有大錢好賺，不到五元一包就是了……再等些時候，價錢總還可以高些……可是，這些沒有米吃，買不到米的人會放槍，也是不妥當……和政府合作，把存米的數目去報告食糧統制吧——那末，好處就很少了……一萬三千塊錢呢，切羅卜片也得切切兩個月……發財的機會放過去，下次不會再來了——咳。

(吸烟，踱步)

你看，我自己開店，我自己存着兩千包米，可是我自己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

這不是個笑話嗎！

（因天已暗，燃亮棹上煤油燈……再走着，笑着！）

（幕徐下）

第二場 倒霉路

時間 接第一場

地點 同前

人物 買米老百姓一人

搶米者五六人

徐同第一場

張 (吸著烟，蹙不停) 笑話……真是大笑話……我自己開的店，我自己倒沒有了主意……真是笑話極了！(忽然立定，又坐下打算盤)

(劉從外面進來)

張 (抬頭) 子正，你到那里去的？

劉 我到商會裏去了一趟，問問他們，老百姓捐的錢和金首飾，他們是不是可以代

收。

張 我叫你開的那些賬條子，你開——

劉 (惶急地搶說) 剛才公安三分局的黃巡官，叫我去問話的。

張 (吃驚) 什麼，公安局叫你去問話的！

劉 黃巡官路上碰到我，叫我進去問話：「你們店裏是不是真的米都賣完了？店裡

不存米了？」

張 你怎麼回答的？

劉 我——我——我不大清楚。

張 你爲什麼不說：米是真地賣完了呢？

劉 老板，我不能睜着眼睛說謊，欺騙黃巡官呀！

張 黃巡官又說些什麼呢？

劉 他說：「劉子正，你在他店裏做伙計，有米沒有米，你不能不知道。我們局子

裏會得澈底地調查。要是將來調查出來你們是存米不賣，屯積居寄的話，不但要把存米全數充公，把張老板重辦；也要你劉子正負責的！」

張（想起憂來）吓！

劉（走前一步，懇求着）老板，不要這樣了吧，好不好？

張 不要怎麼樣？

劉 不要關店門了，把存的米還是照常地賣給人家吧！

張 把存米都賣給人家……你說得真是容易！

劉 你老人家存的這些米，遲早還不是要賣給人家的；也許遲幾天，價錢可以賣得

再高一點就是了。

張 價錢不要它高嗎？

劉 照現在的價錢賣出，利息已經不算少了。

張 哼！年紀輕輕的小伙子，真不知道謀生吃飯的艱難！做生意還有怕賺得太多嗎

……你慢慢的總會知道的。此刻不是你做老板，不是你拿出來的血本，所以你說這樣的風涼話！

劉 不是風涼話，米價要是再貴下去，窮人都要吃不起了！

張 這叫我有什麼辦法呢！打仗的時候，那一樣東西不在一天天地貴下去呀！

劉 老板，至少在這個米上頭，你老人家是有辦法的。別的東西漲價，或者是因為缺少貨色！可是你老人家不缺米呀，現有兩三千包呢！或者是轉運不便，有貨不能來，可是你老人家的米，早就藏在本城了。你老人家的米，可以不必等到再漲了價才出賣的！

張 （作色）嘿！

劉 （更情感地）好些老百姓們，生活已經很困難了，現在還要逼著他們吃高價的米，這豈不是——

張 好了好了，你不要再說下去了。人家說，自己的胳膊向裏彎！你做了我多年的

伙計，你就祇知道別人的生活艱難，你會得替別人打算，你就不會替我打算打算嗎？你這條胳膊是朝外灣的！

劉 老板，我正因為是我們東伙相處了多年，所以今天才說這個話——我本來可以一句話不說的。三兩天之內，我也要走了，我願意應徵軍役，我已經在團部裏報過名了——可是，我，我不能看着老板往倒霉的路上走，在這個時候，還一味想自己發財，利用抗戰來從中取利，一定不會有好結果的。

張 發財！從中取利！現在從中取利和發財的人還怕少了嗎！譬如說：替政府採買軍需藥品的官吏，不是還有人在拿回扣價錢，賣東西給政府的商家，不是還有位人和經手官吏勾結了大大的高抬價碼麼，怎麼單要我們做米商的人不發財呢？如果真的還有這種官吏這種商家的話，（憤慨地）這都是漢奸賣國賊！（大聲）應當和那賣米給日本人的，像趙老板那種漢奸，一塊拉出去槍斃的！

（張未及答言）

（有一個老百姓推門進來，喊「先生先生」！）

張（詫）噢！你是幹什麼的？

百 我是來買米的，我進來買兩升米。

張（責劉）你看，你怎麼不把門關好，讓閑雜人等都跑進來了。

（劉去關門）。

百 先生！先生！

張（揮手）快走快走。這幾天店里不做買賣。

百 不做買賣！

張 存的米都賣完了。

百 米都賣完了！（四面看注視着牆邊堆着的幾袋米，走向米去）

張 那些都是我們留着自己吃的，不賣的。

百 自——己——吃——的——不——賣——的。

張 不賣的，快走吧！

百 (快快地提了空籃，走到門口——忽然立定) 先生，先生(又縮了回來)我家
里有一個病着的老婆，大小五個孩子。(顫聲)昨天就買不到米，整整有一天
半；一家七口人沒有一顆米粒下肚了！

張 哼

百 你老人家自己也吃不了那麼些米，求你賣兩升吧！

張 唉！哼！

百 (摸出一大把銅子來，有些落在地上)我給錢，我給錢，買米，不是白討你的。

張 (動搖)你這人，真是——

百 兩升，兩升米，多了我也買不起。

劉 老板，他祇要兩升米……

張 一升二升，真討厭極了！我看——(忽又縮住不說下去)

百 說起來慚愧，今天不能不仰面求人，讓人家討厭了——想起從前，一年以前，三個月以前——唉！

劉 (關心) 以前怎麼樣？

百 以前，我也是做生意的，我也是開着一片店，在天津。

劉 在天津！

百 在天津作衣街，廣貨店，生意還不小呢！不瞞兩位說：以前我們賣米，總是三担五担的挑，沒有一升兩升買的。

劉 現在怎麼會弄成這樣呢？

百 七月里日本兵來了。

劉 哦，日本兵！

百 我們總以為，你日本兵來你的，我們做買賣的人祇安份守己地做買賣，不多開口，也不起勁去愛國，該沒有事了吧！那知道事情不是這樣的，日本軍閥要強佔

我們的土地，日本兵也要搶中國老百姓的財物，不論你有多少，你有些什麼，日本兵一到，就都不是你的了！就是日本搶够了剩下來的，跟在日本兵背後的流氓漢奸，也都替你拿走了。我們這才知道：日本兵來到，我們的一切都要變沒有的，可是已經遲了，祇好光着兩手，拖着一家老小，逃回家鄉來，向親戚借一點，做個小買賣賺一點，有一頓沒一頓地在這里挨命，這幾天又買不到米了，有了錢也買不到……唉！我後悔遲了！

張（低頭）子正，你量兩升米給他吧。

百（真感激）謝謝你老人家，真是做了件好事！

（劉從一個袋里，挽了兩升米入籃）

（老百姓接過了，忙着數銅子）

張（吸着烟）子正，你向他收四毛大洋。

劉（不信）四毛大洋？

百 (呆住) 兩升米要四毛大洋麼？

張 這幾天米又漲價了。

百 兩升米四毛，那就合到二十塊錢一担了！

張 唔，差不多。

百 大前天我買兩升米合到一角二分錢一升。

張 那是大前天的事了，現在的米，一天是一天的行情。

百 (苦笑) 這就叫「殺窮鬼」了，人愈是窮，愈是……唉……又不能不買米吃！

張 什麼「殺窮鬼」！說得這樣難聽，你嫌米貴，不買好了，我本來是不願意賣的，

聽你說得可憐——現在又嫌貴了！

百 (忍氣吞聲)——低頭數錢——數了幾遍(我這里祇有二角八分大錢，(翻轉口袋)

我一齊都拿了出來，實在一個沒有了！

張 買米糧還有還價的嗎！

百（淚往肚里嚥）走……走……就走（悲憤）日本飛機三天兩頭來扔炸彈，爲什麼不生眼睛，在我們頭上扔一個。叫一家人同歸於盡就完了！

張 你說什麼日本飛機扔炸彈，你咒罵那一個！你要日本飛機的炸彈炸死那一個？

百 炸死我，也炸死你，你這個一點點沒有人心的奸商！

張 混賬東西，你怎麼罵起人來了。（上前要打他）

百 你要打，打好了！

（劉在從中解勸）

張 出去！出去。

百 ……二十塊一担米，好很毒的心腸。你會有好結果，你這種奸商會有好結果，天地都該顛倒了。（劉只管推勸他出去，他一面出去，一面聲音愈喊愈響）你要看榜樣麼，不在遠處，我就是一個榜樣。哪，一個自私自利不顧大局的生意人，今天在倒霉給你看！將來會比我好麼，是天地都要顛倒了……

（此時刻已將勸至門口——門一開，外面擁入四五個人，有的手里提着籃——都問「什麼事」！）

百 什麼事！有米藏着不賣，原來是爲了抬高價，兩升米，硬要我四毛——

衆人（七嘴八舌）

「阿，這店里藏着米麼！」

「昨天我來買，他說沒有。說謊，騙子！」

「存着這些米，爲什麼不賣！」

「這就叫做好商！」

張 這是我的米，由得我作主——我留下自己吃的。

甲 你那里吃得了這許多。

張 吃得了吃不了，與你們無干，我這米是不賣的。

乙 我們都給錢！

張 給錢也不賣。

丙 給錢也不賣，你講理不講理！

張 我一定不賣！

丁 他不賣，搶他的。（但未動手）

張 你們這羣強盜。

丁 那一個是強盜。

張 我認識你，我叫公安局抓你去。

（張往內室逃——劉拉住丁——甲丙衝入內室）

張 （在內大喊：捉強盜！捉強盜！）

丁 （對劉）沒你的事。他存着米不賣，還要抓我到公安局去！

（內室衆人大叫）

甲 （出）里面存着幾十包米，他娘的他家里一年也吃不完呀。他不賣，我們搶着

走！

(丁推開劉，進內室去)

(內室起喊聲——張大呼救命)

甲 (對戊) 我們搬這里店堂里的米，(對乙) 里面的四五十包，你再喊人去；有後門，從後門擱着走。

(甲、乙、戊各拖一袋米出去——張被打傷出來，劉忙上前扶持——內室有搬米聲)

芳 (從外面，見狀大駭) 怎麼啦？

母 (趙妻扶着她，一路哭出來) 四五十袋米，被他們打開後門，一袋一袋的在搬走了。天呀！天呀！(頓足大哭)

芳 (上前慰勸) 媽媽，媽媽。

趙 (還有主意) 不要慌，叫劉子正找警察去。

劉 找警察？

趙 趁他們沒有搬完，把警察找來。

母 去呀！去呀！劉子正怎麼還不回呀。

(子正往外走)

張 (猛喊)子正，回來。

(子正立住)

張 你不能去。

衆 不能去。

張 你不能去找警察的。

趙 爲什麼不讓他去找警察。

張 (搖手)哎呀！

41
母 爲什麼，爲什麼？

張 我剛才不是親自到公安局里報告，說米都賣完，店裏不存米，結果開門營業了麼？

母 是呀。

張 此刻怎麼又去報告，說有五十袋米給人搶了呢！這個米是那里來的！

劉 是的，恐怕局里要追究存米不賣這件事呢！

張 難道搶了米還不夠，還要我自己送上公安局的門去吃官司麼！

（趙等面面相覷）

（甲戌又進來，搬米聲）

（內室與後門口一片嘈響）

（幕急下）

第三場 死路

時間 仍接第一場（不接第二場）

地點 同第一場

人物 勸募員

小徐

警士三人

餘同第一場

張 （吸着煙，噠不停）笑話……真是大笑話……我自己開的店，我自己存的米，

我自己倒沒有了主意……真是笑話極了；（忽然立定，又坐下打算盤）

趙 （端了碗蓮子進來）蓮子好吃極了，你爲什麼不吃一碗？

張 噲……請便請便。

趙：怎麼樣，算盤打通了沒有？

張：吭……不知道。

趙：哎，你怎麼好說不知道呢？

張：問題實在太多了，一時解決不了。

趙：有什麼問題，你說出來，我替你解決。

張：比如說我就不明白日本人爲什麼還要買中國內地的米，他們自己沒有米嗎？天津北平買不到米嗎？

趙：他們有的是米。可是從別處運米，總比在上海收買費事吧！從別處運米到上海，差不多要化到二十塊錢一担呢。

張：哦。

趙：還有，日本人最歡迎的是收買中國內地的米，從方的米！

張：歡迎收買方的米，爲什麼？

趙 從後方運出一担米，不就是後方少了一担米嗎？這點作用，你還不明白！

張 （不期然而然）日本人真狠毒！

趙 怎麼樣，你也要唱兩句愛國的高調嗎？

張 什麼？

趙 我們做生意，爲的是什麼？爲的是求利發財。最要緊的是實事求是，不唱高調，不存絲毫愛國心。愛國就不能發大財了。你不要糊塗。

張 （搖頭）賣米給日本人，我總怕有危險。

趙 危險，啊，有的。可是，這是我的危險多，你的危險少。（自笑）因爲我做經手人，危險多，所以才在米價上扣一筆用錢。

張 （注意）哦。

趙 就說我吧，我也幹過多少次了，一次也沒有被人發覺呀。

張 這種事沒有人能寫包票。

趙 我能寫，你放心好了——怎麼樣，就照我說的價錢賣了嗎？

張 還有……不是剛才你提起，我幾乎忘了。你老哥要在米價裏扣一筆用錢，並且那筆從這裏運到上海的運費，還要我擔負一半。

趙 那也有限。

張 那不有限。計算下來，一包米就沒有五塊錢的好處了，差得很遠呢。

趙 你老哥真是精明，哈，哈，哈。

張 不是你趙老板遞給我一個算盤，叫我仔細打一打的嗎？哈，哈，哈。

趙 (眉頭一轉)我說，我們這樣辦，好不好——有個叫小徐，你認識嗎？

張 小徐？不認識。

趙 從上海來的，利害得很，文也來得，武也來得。運米的時候，都是他拿着手槍押送。關於運費的事，他知道得最清楚了。找他來劃算劃算，到底要多少。至於我的用錢，那更好商量了。(有用意地)總而言之，總要使得你願意買，把這

錢交易做成了！現在我去找小徐來，當面劃算劃算，好不好？
也。

趙 我就去——我太太讓她在這裏坐一會吧——我馬上就回來的。

（剛到門口，李先生和一位中山裝的青年進來）

趙 張老板，你有客來了。（自去）

李 （介紹）這位是張老板。

張 不敢不敢。

李 這位是高先生，是抗敵後援會的募捐隊的幹事。

張 是，是。請坐。

李 募捐隊的工作是什麼呢？是勸募救國公債，募集財物，補濟軍需。

張 好極了，好極了。

李 高幹事因為和你老先生不大相熟，所以我兄弟陪了來。高先生有事要和你先生

商量。

張（擔心）是的。

高（陪笑）我們今天來的用意，大概張老板已經知道的了。

張 嗯，嗯，不大知道。

高 要想向你老人家勸募救國公債。

高 向我勸募？

張 是的，請你老先生盡一點救國的責任。

張（皺眉）我買多少錢呢？

高 一千塊錢。

張 一千塊錢，未免是太多了！

高 我們高都匯到一點先生的名望，先生是很殷實。買一千塊錢的公債，不能算多。

張 不瞞你先生說，在平常的時候，叫我拿出一千兩千塊錢，倒還不很爲難。可是，現在正在打仗——咳，就是這個打仗，把我們做生意的人弄苦了！

高 先生總知道我們這一次爲什麼要向日本抗戰嗎？

張 也知道一點。

高 我們受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已經是忍無可忍。這一次爲了要保全我們的民族，保全我們的家鄉，保全我們的子孫，保全我們自己，出於不得已而抗戰。抗戰是爲了每一個人，抗戰也是每一個人的責任。你先生一定明白的。

張 明白，明白。

高 這次抗戰，是我們每個人自己的事——不能看做是別人在打仗，我們袖手旁觀者在受苦！再就事實來講，我們在後方的人，說不上受苦的話，所吃的一點點苦還值得說嗎！

張 不錯不錯。

高 因為抗戰是每一個人自己的事，所以每一個人應該把他所有的一切都拿出來拚。將士們已經在火線上拚命了。其餘的人，有「力」的應當拿出「力」來拚。有「錢」的應當拿出「錢」來拚！

張 先生的道理講得很對，可是一樣，我不是個有錢的人。

高 張老板太客氣了。

張 李先生全知道。我欠李先生號子裏的八百塊錢，還沒有法子歸還呢。現在那裏拿得出一千塊錢！

李 (忠厚人) 那末張老板就少買一點吧。

張 少買，少買，買多少呢！

高 請張先生自己定一個數目吧。

張 (想了想，又推托) 我實在是沒有錢。

高 隨便說一個數目。

張 (想了想) 幾十塊錢我還可以應酬。幾十塊錢至多了。

高 (忍耐) 這不是應酬的事，希望張老板盡一點國民的責任。

張 依你說，要我買多少呢？

高 五百塊錢。

張 拿不出。

高 那末還是張老板自己說一個數目吧。

張 我也說不出來。

高 (苦笑對李) 要請李先生說句好話了。

李 我來說一句——張老板買兩百塊錢。

張 兩百塊。(作色) 談何容易。(對李) 我預備還號子裏的兩百塊，還是要拿我們內

人的首飾去換呢。(對高) 這樣，我也不能讓你們二位空跑一趟。我買十塊錢的

救國公債。

高 多少？

張 十塊錢的。

高 (低了頭) 張先生是和我們開玩笑了。

張 不開玩笑，我立刻拿出來。

李 十塊錢太不成話，還是我來說一句——張老板還得買兩百塊錢的。

張 我，我，我。

李 如果張老板一時手頭不便。

張 我真是沒有錢呀！

李 把那筆歸還我們號子的兩百塊錢，先拿去買了救國公債。我們號子裏，再由我替你去說一說，展期幾時。

高 李先生真是大熱情了，真是一番苦心——

張 可是，可是——

高 怎麼樣？

張 我還是買了十塊錢吧。（對李）應該歸還你們貴號的兩百塊，還是歸還的好。我們做生意的人，第一是要講信用。難道因為打仗，就可以不還賬，不守信用了嗎？十塊錢在這裏。

李 （爽然）那末……呖。

高 那末，也不必勉強了。

張 是呀；既說勸募，是不應該勉強的。

高 十塊錢你今天不必拿出來，在這張認購書上填一填就行了。

張 好，好。（填寫着）

高 同時，我懇請張老板細細的想一想。（平心靜氣地）我們並不是不能拿勢力來壓你。老實的講，你有錢沒有錢？官廳和民衆團體不是沒有法子可以調查的。外國在打仗的時候，很多把私人在銀行裏的存款沒收的。但是因為這種手段太粗

暴一點，我們中國不採用。甚至至於加印鈔票這件事，我們都不做！通貨膨漲了，物價會增高；物價增高了，中國老百姓會痛苦。中國這次抗戰的軍費，完全要靠有天良愛國的國民，自動拿出錢來購買救國公債。唉，有天良的中國人，固然是不少。那些沒有天良的——我們總希望他們慢慢地覺悟；我們決不用勢力去勉強他們。張老板有位令親，我聽說是從戰區逃出來的。（大澤）問問他看，日本人到了之後，要錢是用什麼方法要的，他們還同你客氣嗎？他們還能讓你隱藏一個錢嗎？張老板，我們請求你澈底地考慮一下。

（這時趙領了小徐來）

高 你有客人來了。我們走吧，也許改天再來。

（與李同下）

趙 是來勸募救國公債的嗎？

張 是的。

趙 不要多理睬他們，我祇買了十塊錢的。

張 唔！

趙 哦，徐先生來了——

張 徐先生，久仰久仰——

趙 我做的事，他全知道。我說從來沒有出過亂子，沒有遇到危險，他也可以完全證明的。

張 是——是。

趙 這個事，我幹過多少次了。就是和徐先生也已經合作過四次。兩次一千二百包，一次一千六，一次二千。（問徐）是不是。

徐 是的。

趙 不過那幾次，數目還是太少一點。一樣是費事，數目少了不上算。這一次（得意）這一次可好了，我想可以湊滿一萬五千包。

張
（同聲）一萬五千包？

趙 張老闆這里有兩千五百包。公順和有兩千包，鴻大兩千包，濟太兩千五百包，還有幾家是一千來包一家，湊起來差不多有一萬五千包——這一次要請徐先生特別辛苦了。

徐 （沉着）當然。

張 你和這麼許多人來往嗎？我從沒有聽見你提起過。

趙 這都是秘密，不好隨便提的。有兩家恐怕徐先生今天還是第一次知道。

徐 不錯。

趙 （對張）現在你可以相信沒有危險了吧？

張 危險可以相信沒有，可是還有這運費和用錢的問題。

趙 是的這也要解決的——二十塊錢一包，是上海交貨的價錢，日本人在上海見到

米，每包付二十。

張 你不是說——

趙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管運，你把貨在這裏交給我，你的事就完了，用不著担危險。可是運費和保險，你負擔一部分。阿呀，貴得很，大約三塊來錢一包，徐先生，是不是？

徐 （點頭）是的。

張 要三塊來錢一包？

趙 至於我的用錢，照例是五釐，一担合一塊錢。你我特別交情，我再讓去一釐，二千五百担，只要兩千塊錢。

張 （打過算盤）這樣算起來，每包祇有一塊二毛錢的好處。這筆買賣沒有多大意思了。

趙 賺頭不算少呀，一塊二毛。

張 你老哥做一個經手人，每包還賺八毛大洋呢！

趙 你曉得我的危險比你多——

張 發覺起來我也一樣是犯罪的——

趙 無論如何，你總比平常賺得多些——

張 賣給日本人，這樣就算是賺得太少——

趙 以後還有交易呢，慢慢地來哈——

張 以後再講以後的話，這一次我不上算。

趙 剛才不是已經都說定了的麼——阿，面子事，面子事。

張 面子事不錯的，可是你別叫我太於明吃虧呀，我們是做買賣。

徐 張老闆的意思，是這兩千五百担米不賣了嗎？

張 不賣了。

趙 我和你商量好的話，現在全不算數了嗎？

張 你說我好賺五塊一包，現在沒有五塊可賺；我一定不賣了。

趙 那末，（擰擰地）哼！

張 嘞？

趙 讓我通知你，你有米不肯賣給我的危險！

張 危險！

趙 說不定有人會向政府報告——嘻嘻，我和徐先生是不會去報告的——可是說不定有人會向政府報告，你存着兩千五百包米，預備——阿——

張 （明白趙是在威嚇他）那我倒不在乎的。如果有人去報告我存米，我也有許多話可以報告政府呢！

趙 （變色）你一定不賣嗎？

張 一定不賣。

趙 我非叫你賣給我不可。（捶桌）

張 趙老板，何必這樣！剛才抗敵後援會來替政府勸募救國公債，還不能用勢力來勉強我呢，何況你我是交易買賣。

趙 小徐，我們不同他多講了——把傢伙拿出來，叫他知道我們辦事是負責任的！

徐 唔，（慢慢取出手槍放在桌上）

張 （駭）阿。

趙 我是替日本人辦事，說話不是鬧着玩的。這不是像勸募救國公債，可以由你推托。我們的秘密今天已經讓你曉得了；不拖你下水，我們也沒有生路。今天你不賣米給我，對不起，我不能不請你休息休息了！

張 這，這，這——

趙 今天我去請徐先生來，就是爲的要叫你賣米。今天你是不賣不成，願意也得賣，不願意也得賣，賺錢也得賣，賠本也得賣，此刻沒有工夫再和你說客氣話了。

張 等，我，考，考慮，一，一，下——過，過，幾，幾天再說。

趙 過幾天，要你再替我採辦兩千五百包了。日本人的生意，做動了頭是不許停的——老實說，也不怕你不接著做。怎麼樣，定單在這裏，還是你簽字，還是要

我們老徐費事？

徐 (慢慢拿起手槍)

張 呖，呖，喔。

趙 (厲聲) 簽不簽字！

張 我，我，我簽。

趙 (掙笑) 哈，簽在這裏！

徐 (微笑，但得意) 呵，他簽了。

(張簽好字——趙看過遞給徐——徐小心放起，順手取出警笛，大吹)

趙 張 (詫異) 做什麼？

徐 (將手槍對着趙) 不許動！(用力吹警笛)

張妻
趙妻

(奔出來) 這是怎麼回事！

張妻 這是什麼人？

趙妻 小徐，你做什麼？！

(警笛聲中，三個警士奔入)

徐 (對警士) 弟兄們，我是司令部的高等稽查，專門作特務工作的。(拿出小硬紙本，上貼小照) 護照在這裏。(遞給警士看)

警士 (立正) 是。

徐 這兩個人是賣米給日本人的漢奸，請你們替我帶他們到局子裏去。

警士 (取出隨帶繩來，縛之) 走吧。

張 (面如土色) 阿，阿，阿！

趙 小徐！每一次你都是有份的，你何嘗不是漢奸，（對警士）他也是漢奸！

徐 政府早知道姓趙的是漢奸，派我釘著你有好幾個月了。本來早就可以把你提進去，爲的要從你身上打聽出別人來。今天你全都說了出來——公順和，鴻大，濟太；而且你還要一萬五千包的大做，對不起，不能不請你去休息休息了。

（劉和芳恰在此時回來，看呆了）

徐 （對警士）帶着走！

張妻 （拖住張）不要走，不要走——（罵趙）都是你，都是你姓趙的，把我丈夫害了！

趙 事情已經弄到這樣，還埋怨些什麼——你丈夫自己不是想發大財嗎！

（警士拖著兩人走）

劉 （向徐）先生。先生，我們請個律師辯護行不行？

芳 先生，我父親還有放出來的希望嗎？

徐 律師，你們儘管去請——可是現在做漢奸，沒有不槍斃的！

趙妻 (哭) 我的天呀！(拉住趙)

徐 (和善地勸開她) 你們平常太有把握了。政府慢一點捉你，就以爲政府不知道。

哼，也許那個每天幫著你做事情的朋友，就是政府派來的稽查——你們現在後悔遲了！

(徐與警士扶趙張下)

(張妻趙妻大哭)

(芳亦哭，扶其母)

(劉望着趙妻搖頭)

——幕急下——

第四場 唯一的生路

地點 全第一場

時間 仍接第一場（不接第三場）

人物 警士七人

餘同第一場

張（吸著煙，踱不停）笑話——真是大笑話——我自己開的店，我自己存的米，我

自己倒沒有了主意——真是笑話極了。（忽然立定，又坐下打算盤）

（張妻端了碗蓮子來，趙等隨上）

（張呆呆地接了蓮子）

趙 你還在想什麼心事？

張（立）不知道這幾天打仗打得怎麼樣了。

趙 勝勝敗敗，還不總是這個樣子——你擔心它幹什麼！

張 倒底大家都是中國人，不能完全——噫！漠不關心的。

趙 可是炮火又打不到我們。

張 砲火打不到我們！

趙 這里離開火線還遠呢。儘管是在打仗，這里的情形並沒有和平時兩樣，你看，飯館子，戲院子還不是在熱熱鬧鬧的，歌舞昇平麼？甚而可以說，因為上海南京逃難的人，好些是住這裡來的，市面比較從前反而興旺起來了。

張 日本飛機不也時常來麼？

趙 是的。有時也來投幾個炸彈，炸毀些老百姓們的房子。可是——

張 你聽，這是什麼聲音！

(警號——嗚……)

張妻 恐怕是空襲警報吧！

(一長聲之後，兩短聲)

趙妻 是第一次警報。

張妻 我說：飛機炸彈的事，不要時常放在嘴裏講！說到日本飛機，你瞧日本飛機不就是來了麼。真糟糕！

芳 (匆忙地從外面回來) 快點，快點，第一次警報，把燈和窗戶都弄起來。

趙 (對妻) 走，走，我們快走。

趙妻 那裏去？

趙 還會問那裏去，還不是回家去麼？

張 就在這裏暫避一避吧。

趙 我家里有個化了千把塊錢蓋成的地下室。

張 啊呀，回府去，路太遠了。

趙 路上不會有危險。(乾笑) 那裏有這樣碰得巧。(對妻) 快走快走。(對張等) 改天

見。(拉妻急去)

張妻 (送) 好生走呀，不留你們了。(轉身看惠芳在燈上蒙黑布罩) 啊！

芳 母親，怎麼？

張妻 你們看我該死不該死，我把那個藍布包袱忘了。

(奔入內室去)

芳 (嘆息) 母親老是這樣的，每次有空襲警報，每次總要拿着她那個藍布包。

張 (一面關窗，一面埋怨) 這些日本飛機太不講道理了，專門跑到後方來，同我們

老百姓爲難幹什麼；我們手里又沒有槍！鬧得我們吃飯睡覺都不安寧。

張妻 (攜一包跑來) 在這里了。(把手上的金鐲金戒都除了。) 等我把這些東西也包

在里面，(解開那包，里面是不少件新舊各式的金首飾——把脫下的東西都放

入——重又仔細包好)。

芳 (善意的) 母親就是這樣想不穿。

張妻 是我想不穿嗎？

芳 母親老捨不掉那一包金首飾。

張妻 沒有知識的孩子，你曉得什麼人事艱難，我們一家人將來不要吃飯活命麼？

芳 當然我們都要活命，可是個人的生命是不能够離開民族的生命而存在的，現在日本帝國主義者拼命的在壓迫我們，欺負我們，要毀滅我們的生命。假使民族沒有了生命！我們一家一個人帶着幾樣金首飾，也是活不下去的。譬如我們這一家吧！假使全家都被日本飛機炸毀，祇剩下一個人，叫他怎麼活着呀。母親！我們今天要為大家打算，要為全民族打算，不好再為自己個人打算了。

（第二次警報已開始——但衆人因說話，未十分注意）

張妻 你們以為我捨不得這包金首飾，是為我個人自己麼？我辛辛苦苦忙了一世也是為我個人自己麼！我為來為去，還不是為了你們。（淚隨聲下）我不是不能享一點福，你父親開這個米店，也開了二三十年了。每年總有幾個錢好賺，少

說點也有幾千塊錢一年。我吃捨不得吃，穿捨不得穿；一個錢不敢多化，有一個錢可節省就節省了，存起來，藏起來，一個家把得牢牢的，一刻不敢放鬆；爲的是什麼！（興奮）第一是爲了你父親。怕他也許有一天不順氣，遇到逆風，我存的一點點東西，也值個幾千塊錢呢，算是防防飢荒；第二是爲了你惠芳這個孩子，我又沒有兒子，就祇你一個女兒，總要巴望你將來好！我將來眼睛一閉，腿一伸直，我現在存着的一點點東西，樣樣都是你的，等到我要斷氣的時候，我自然會交給你，一個藍布包袱，一把鑰匙——（索性大哭起來）。

芳（感動）母親，母親！

（張母大聲哭）

（忽然有人叩門，進來一警士）

士 喂！你們怎麼還不滅燈——第二次緊急警報已經響過了，聽見沒有？

張（賠笑）正在講着話，沒聽見，請原諒。

士 快把燈熄滅了。

(芳熄燈——滿室月色)

士 今晚有月亮，一共來了二十二架飛機，總怕要好大一會才走呢——千萬不要點燈，吸煙，劃洋火。

張 知道知道。

士 那位老太太不要哭，日本飛機沒有什麼可怕的，我們有高射砲打它下來——最好你們全都躺臥下來。

張 就是就是。

士 (指台下一面) 這里一排長窗不大好——你們有沙袋沒有，(四面看) 那是什麼？是米袋。半袋也行。

李 (推門入) 米袋也行，米袋也行，我來幫你們搬。

士 大家鎮靜一點，不要慌，鎮靜……

(警士走了)

(張和李搬米袋——在台口排成一行)

張 你怎麼會來的？

李 我本來要到這里來——食糧統制會託我來的——走到半路，遇見警報，好容易奔到這里——今天日本飛機來得很急，我已經看見飛機了。

張 (對妻)你也到這里來躺臥着呀。

張妻 (淚來停——危坐)我不。

(叫……………)

李 你們聽，這是日本飛機聲——

(稿——稿——稿)

李 我們的高射砲。

(克隆隆——克隆隆——克隆隆)

李 哎，又扔下了幾個炸彈了。

（克隆隆聲更近）

（衆人屏息而聽）

芳 母親，母親！你還是躺臥到這里來吧。

張妻 我不！我不！

（克隆隆聲甚大——鏘朗朗，震碎玻璃聲——鐵片磚瓦從外飛入——幸而張妻早已震倒在地，未被擊中。）

（大家都呆了，說不出話來）

（拍拍拍拍，高射機關槍聲）

（張妻忽然爬起來，提了包袱，亂鑽亂跑）

芳 （忙起將她抱住）母親母親，（扶着她到一包米袋旁臥下）

（磚，磚，磚，高射炮）

(軋，軋，軋)

李 這是日本飛機的機關槍掃射。

(大家又是屏息不敢動)

(軋軋軋聲音漸遠，飛機漸走去)

李 (看張母) 這一次太危險了，祇差一點點。

張 真是祇差一點點。

(遠處有高射砲聲——又有炸彈聲)

李 你看日本帝國主義者；可恨不可恨！

張 真是，爲什麼要到後方來，屠殺我們這些無拳無勇的老百姓呢！我恨不得——

唉！

李 你恨不得——！如果你今天手里有高射砲，有機關槍，你要把牠打下來嗎！？

張 哼！我還不打下這些雜種來。

李 你是要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者的。

張 可惜，我手里沒有槍砲！

李 如果你真要打的話，你手里沒有槍砲，不要緊——你有米。

張 米！米！

李 你可以用米打他——這並不是說笑話！

（飛機的吶喊聲更遠了。）

李 我們這一次是全民抗戰，每個人都應當出力，每個人都可以出力去幫助政府，爭取民族的最後勝利的！就拿後方來講吧！社會上有多少逃難的人，多少失業的人，沒有飯吃，也沒有事業做。這樣是不妥當的！在政府是緊縮，在社會經濟是浪費，必須是每個人都有飯吃，每個人都有機會替民族出力，我們打退敵人才有真正的把握——（懇求的）此刻是你們做米糧生意的人，一個報國救國救民族的機會！

張 我們做米糧生意的人嗎？！

李 是的。現在政府預備統制食糧，最後的目的，就是要做到每個人有飯可吃。有力可出，目前第一步，祇要求米商們不要屯積居奇；不要高抬價格，把米漲價。目報告商會，再由商會報告了政府，作一個全盤的計劃。——目前，至少要做做到，那還有錢去買米吃的人，不至於買不到米。不至於吃太貴的米，這個，全在你們做米店老闆的人覺悟了。

芳 父親！母親！李先生的話是不錯的。

（張不言）

張妻 也吧！我們說譬吧，譬如剛才那個炸彈——噫！

李 老闆娘，那倒不是說譬的事，我們決不是那樣消極，要知道，我們的買公債，捐財物，參加食糧統制，並不是被飛機炸彈駭出來的。（興奮）難道日本飛機不來，我們就不要救國了嗎？中國到底還有許多地方，日本飛機還沒有去過，

難道那些地方的人，就不必愛國了嗎！（鄭重地慢慢地）炸彈——炸彈不過是嚇醒我們，日本帝國主義者對我們中華民族是多麼殘酷就是了。

（飛機叫聲差不多聽不見了。鳴聲又起，衆人未注意）

張妻 唉！那里還有一個太平地方，日本飛機肯不去扔炸彈的嗎？！我們都搬了去！

芳 母親！沒有的，現在中國沒有一個安全地方。

李 沒有的，現在中國沒有一個安全的地方。

張妻 那末，我們只好在家里等死了。

芳 我們祇有一個法子對付日本飛機。

張妻 我們還有法子對付日本飛機嗎？！

芳 有的，大家起來抗戰，我們老百姓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人人拚命，幫助政府，在前線打勝仗，打敗日本兵，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得日本飛機以後不敢來，不能來！

張妻 呵！打得日本飛機以後不能來。

（忽然有人推門而入，將電筒照射衆人，大家吃了一驚）

李 嘿！什麼人，在緊急警報的時候，打電筒放光。

劉 我是劉子正。

芳 （關心地）劉子正回來了嗎！

劉 警報已經解除了。

李 解除了？

劉 剛才解除的。

李 怎麼我們沒有留意。

（一個個立起來，芳扶張妻坐）

劉 我剛到商會，就遇見警報了，我趕着到團里去服務——南街口華美興被炸了。

李 華美興被炸了。

劉 我又看見趙老闖夫婦正走到店門口，我看着那炸彈下來的。

李 趙老闆夫婦被炸死了嗎？！

劉 死傷的人血肉模糊，一時那里看得清楚。

張妻 （變容）呵！呵！

（衆人半响不言）

劉 （對芳）我替你問過了，商會里有一個獻金運動股，專爲代收人民捐助的金銀，每晚開門到十點鐘——今晚還可以送去的。

芳 喂！（半响，有了決心）我的一點點金器，預備捐助給政府，（看着父母）我想父親，母親一定不會再禁止我的。

（張妻低頭，很爲難的樣子）

芳 （從屜中取出小包，解開給父母看了，重又包起）我現在就到商會里去一趟，可以吧！——我還想請劉子正陪我去。

(張亦不言——滿腔心事)

(芳徐徐行出)

張妻 (忽厲聲) 惠芳！

芳 (愕然立定) 母親！

張妻 (顫聲) 你回來！

(張擔心地走回)

張妻 你——你——你——你把我的藍布包袱也帶了去。

芳 (慢慢地明白了她的意思，不覺喜極而淚) 母親！

(看呆了) 哦！哦！哦！

張 (過去拉着李) 李先生，我有一件事要請教。

李 啊！什麼事？什麼事？

張 我們向商會報告存米，有什麼手續。

李 你問手續做什麼？

張 (似有慚意) 我還存着兩千五百担米呢？

李 (樂極而呼) 呵！呵！你，你，你自動地要參加食糧統制嗎？

張 是的，請你指教我參加食糧統制的手續。

李 我，我，我！(憤感地，低聲) 中華民族萬歲！

劉芳 (不自覺地高呼) 中華民族萬歲！

(幕徐下)

天津的黑影(獨幕劇)

張季純

時間 二十六年八月初間

地點 天津

人物 雷什長

雷妻

金浪人

趙銷

景：

一間普通北方房子。因爲是在天津，所以總多少染一點都市氣味。

後牆上有個臨街的窗戶，玻璃窗門，靠外還裝有幾根間隔二寸左右的鐵欄杆。兩個門都安設在靠近台口的角落上；右邊那個通外面，左邊那個通套間。

房裏的陳設很簡單。偏右邊有一張方桌，兩旁擺一對不大齊整的椅子或凳子。左邊離後牆不遠處有一個放什物的櫥櫃，上面零亂地放着開水瓶和幾隻玻璃杯緊挨着櫥櫃的左牆上釘着二兩個掛衣鉤；右邊牆上貼了一幅大的仁丹廣告。

在天津突變後一兩天，大約是下午五六點鐘的時候。雷什長的軍帽，武裝帶等都掛在衣鉤上。方桌子的一邊坐着金浪人，一邊坐着雷什長，桌上放着兩瓶太陽啤酒。

金（斟滿杯子）雷什長！再乾一杯！這一杯我們祝……祝……哦，就祝天津萬歲吧！

雷 金先生！我的酒量不行。不……不敢陪了。

金（端着杯子站起）不要這樣的叫我。我們現在是……是……哦！天津，北平，宛平縣，豐台，都是大日本帝國的了；我們呢，……哦哦，我們來乾了這杯酒吧。

(一飲而盡，把杯子放在桌上)

雷 (和金對飲，但僅喝了半杯) 金先生酒量真好！(把桌上瓶中餘酒給金斟上)

金 我說，你不該這樣叫我；這樣……這樣太客氣。我呢，我是帝國的「情報員」；你呢，天津警察隊的什長。我們都是給天皇服務，我們是同志。喂，雷什長！你叫我金同志好了。

雷 好好，「金同志」。我呢，你就叫我老雷吧；不要什麼「什長」長「什長」短的。

金 「老雷」！

雷 「金同志」！

金 哈哈哈哈。喂，老雷；好好幹吧！你看帝國有多麼厲害：從那年九月十八，帝國的皇軍打進瀋陽，現在不過五六年，不用說關東三省，什麼熱河，察哈爾，河北都來歸降了。老雷！我看你這兩條眉毛，倒還有福氣；只要我們肯給帝國出力，升官發財，誰也有份的！看你們的李景陽督察長，這次一投了帝國，不

是一下子就陞成警察局長了麼！(拿起杯子)來來，這一杯，我們祝帝國萬歲。

(高呼)帝國萬歲！(飲酒)

雷 (呆呆站着，心膈上有點說不出的隱痛)……

金 老雷，你怎麼不喝呀？

雷 (楞了一下)噢……嗯……「金——金同志」！我愛喝紹酒。叫我女人來，給你拿點

紹酒好吧？

金 唔，「女人」；好的好的！

雷 (到套間門邊)哎，家裏不是還有紹酒嗎？給金先生——喔喂，金同志，拿出點來。

(雷妻由套間過來)

妻 那有在那裏邊(指櫥櫃)呢。(走過去，開櫃)這裏還有幾瓶啤酒，你們不是在喝

啤酒麼？

雷 唔，那還是大前天司令部賞給警察隊弟兄們的，我得了六瓶，還沒有喝。

金 好，好；拿出來，拿出來！

（妻把啤酒放方桌上）

（雷把酒打開，給金斟上）

雷 喝吧，金同志！

金 老雷呀！照帝國的規矩，女人，要陪男人在一塊吃酒的。（端了杯酒，走到妻身旁，並模仿雷叫她時的聲調）「哎」，來上一杯吧！

妻 （忿忿地）謝謝金先生！

（妻狠狠回金怒視一眼，轉回套間去）

金 「哎」，「哎」，怎麼回事呀？（想追進套間）

雷 金同志！金同志！聽，外邊幹什麼？

（外邊街道上，吹了一聲緊急的警哨，並有兩響槍聲）

(雷跑到門邊，想出去瞧瞧)

金 老雷老雷！沒有什麼。這不是帝國的皇軍，嚇見了一半個不順眼的「亂民」——土匪」(乾吹一聲哨子，演習演習打靶麼！)

雷 (無可奈何地轉回來，恐知低着頭) 唉！

金 老雷，喝清酒吧！酒會使人有精神的。從前我在高麗宣城老家的時候，還不懂酒的好處；後來到東京去受訓——替我們說怎麼察中國做情報員，怎麼樣打探那些軍隊東西南調的消息，怎麼拿上錢去找流氓土匪，怎麼樣裝成個習藝的——哦，就是賣這個仁丹(指牆上那張廣告)，去偷偷地畫地圖，好許多好許多麼緊事情……這樣在東京住了六個月，把我弄成了一個，不論怎麼也要喝啤酒，也要找女人……啊，啤酒！(乾杯)女人！(拿起一瓶啤酒一飲而盡)不瞞你說，這幾天我已喝了不少的啤酒，可是女人呢？(事實上已有醉意，但仍極興奮)醫，我還要喝！

雷 (驚奇)金同志！

金 (又拿了一瓶，但脚步與身體已經不能支持)啤酒；女人；女人，啤酒……哈哈
哈哈！(舉瓶剛牛飲了一半，即跌在地上)

雷 啊，啊！醉了！醉了！(向套間，叫女人)哎，哎！他喝醉了！

(妻上)

妻 醉了？這類壞東西們，醉死了也不屈！

雷 怎麼？

妻 你扶住他。他愛啤酒，再教他多喝一點！

雷 不要這樣，讓他裏邊(指套間)歇歇去。我看他早有點醉了，可是他還要喝！
(把金扶起)

妻 (拿了瓶啤酒，灌金)喝吧；喝吧；喝吧！

雷 你這是怎麼回事？

妻 教他喝够了！教他醉死了！

金 (夢囈一般) 噫……女人！

(雷扶金進了套間)

(妻氣憤地在桌前坐下。忽地神經質地站起來，向套間走去)

(雷上)

妻 給我，把你的手槍給我！

雷 幹嗎？這是幹嗎呀？

妻 我想殺了他，給我們中國人報仇！

雷 咳，這樣的年月，不要太不知道輕重了！拿着那些保安隊，都要給飛機坦克車轟的退出去。你怎麼還是要尋着鬧事呢！我們的槍械，前天都給局子裏繳了，

你不是知道麼！

妻 (指套間) 他是什麼東西，你竟把他引到家裏來？

雷 (和善的態度) 哎哎，不要鬧脾氣了，好吧？我要出去查崗了。(束了武裝帶，

戴上軍帽) 你安靜一下子，細細想想，自然就明白了。(要出去)

妻 你……你頂好叫那東西也走開；我……我見不得他！

雷 他醉了！讓他歇一歇，醒一醒。

妻 要那樣子，你且不要出去好了；我不願意要那種壞蛋在我房子裏。

雷 你是說剛才，他不該讓你喝酒麼？

妻 喝酒？喝酒算什麼！

雷 對了；他是醉了。你應該饒了他！

妻 我饒了他？

雷 對，你該把事情看明白點。

妻 前好幾天……

雷 怎麼樣？

(後牆窗戶上有個人影在向裏偷望。他的服裝和什長一樣：黑衣白袖)

(妻不忿驚事重提地轉過身體，看見窗外那個人影倉慌逃去)

妻 (驚叫) 呀！有人！

雷 (上前扶住她) 什麼？

妻 (恐怖) 一個黑影！有一個黑影，在我們窗戶外邊。同你一樣，穿的黑衣裳，套着白袖子。

雷 還是我們自己弟兄，怕什麼呢。

妻 我看見他鬼鬼祟祟的，像要做什麼！

(雷扶妻在桌邊坐下。然後細心地到窗前考察了一番)

雷 沒有什麼。這幾天亂闖闖的，誰肯在街上胡跑。(指窗外) 那不是老遠地，有個弟兄在站崗嗎。(隨意走了幾步，又停下來) 你這裏安靜一下，我外面瞧瞧就回來了。

金 (在套間) 嘿……啤……酒……

妻 (挽住他，指套間) 那個人——

雷 他醉了，該讓他歇一歇。

妻 你不知道，前好幾天……

雷 怎麼樣？

妻 那時候天津還是我們自己的，你一到局子裏辦公事了，他就在我們門外，吹口哨，唱小曲，把我當成那種不三不四的女人！我……我……

雷 你沒有得罪下他吧？

妻 我……我……我只好不理他，把門兒鎖上到街坊鄰近去坐去。

雷 他們這種浪人，我們是得罪不得的！本來我也是生在中國，長在中國，這一次他們來霸佔天津，弟兄們，同事們誰也沒有想到要走這一條路；可是局子裏命令下來，叫我們都換上了這冬天的黑制服，才知道天津的局面是變了！人家的

軍火又厲害，北平，豐台又都在人家手裏頭；唉！能有這碗飯吃着，就忍一忍吧！

妻 就爲一口飯，你就把那類人認成朋友麼！天啊！這世界怎麼要人活着！（悲痛地伏在方桌上哭起來）

雷 哎，不要這樣吧。讓人家聽見了，還以爲是怎麼啦？

妻（咬牙切齒）怎麼？怎麼？你不是中國人麼？

雷（恐怖而顫慄）是！是！

（靜寞一會）

妻（傷心地哭）嗚！嗚！嗚嗚……

雷 哎，你安靜一下。我外邊去，不等他酒醒就回來了。

（雷少精無神地出去）

（妻目送雷出，懊惱地站在桌前）

金 (在套間，醉意朦朧) 噫……女人……

妻 (吃驚地盯住套間門)……

(金顛顛蹶蹶從套間出來)

金 女人！(睜開醉眼，看見妻) 哈哈！哈哈！

妻 (急轉身，拿起一個空酒瓶) 怎麼？你要怎麼？

金 (仍有醉意) 我沒有醉！我是裝着玩呢！哈哈，哈哈！噫……我要……我要女人！

……(像要撲到妻那裏去)

妻 混蛋東西！混蛋東西！

(妻把空瓶向他擲。但第一個空瓶沒有打中，忙着又回去拿第二個)

(金原是要向妻撲去的，可是因為反抗不過酒力的支配，却傾跌到櫥拒那面去了。這一跌，却使他甦醒了一大半)

(金慢慢地站起來，細心察看房子裏每一個部分；最後像餓鷹尋到小雞時似的

，目光集中在妻的身上）

（妻怒目瞪視着金。不自主地，手裏那隻空酒瓶落在地上）

（窗外的人影又漸漸出現，不過妻和金並沒有注意到）

金（猛撲過去，搖妻的肩頸）女人！女人！你，可算到我手裏了！

妻（掙脫開）混蛋！你要怎麼？

金（慢慢走近她）我要你。我給你錢，我教你男人升官，我要跟你做朋友。

妻（躲開）你敢招着我！你這不要臉的東西！

金 怎麼，你罵我？你敢罵我？你知道這是那兒？是誰的地方麼？

妻 這是天津。是中國人的地方！是中國人的地方！

金 咳咳，別胡塗了。中國才沒有這樣福氣呢！從七月三十一號那天晚上，這兒就

變成大日本帝國的地方，變成我們「情報員」的地方了。你只要肯好好同我做

做朋友，我會教你吃好穿好，有享不盡的福氣！

妻 閉住你的狗嘴，我不要聽！

金（拿出一個哨子）好，你還是這樣子！知道吧：我把這個一吹，就會來幾個人要你的命！

妻 我寧願意死了。

金（裝起哨子，掏出手槍來）你願意死麼？好，我這裏有手槍。

妻（挺身而前）你……你開槍吧！

金（裝起手槍，嘻皮笑臉）我怎麼能讓你死了呢？（一下抱住了她）

妻 啊！啊！

（妻掙脫開金，跑出門去）

（金追着妻出去）

（窗外的人影也向相同的方向離去）

（妻驚叫着，隨後就有歐打聲，辱罵聲，傳進來片刻後，金舉着手倒退進房裏）

來；後邊是一個黑衣白袖的警察，用手槍描着他；再後面是妻）

（警察的名字是趙銘）

趙 你敢動！你敢動！

金 你……你……你不是我們自己弟兄麼？

趙 我是中國人！我是自幼兒生長在天津的中國人，你知道吧！

金 天津不是……

趙 住口！不准你胡說亂道！你知意你剛才做了什麼事情麼？

妻 （指金）他……他……

金 我……我醉了……我……我……我沒有……做什麼事！

趙 你做的什麼事，我通同在窗子外面瞧見了；不要以為我不知道。

妻 唔，窗子外面那黑影，原來是你呀？

趙 是的，太太。我想見見什長，可是老沒有得着他的空。

（金趁趙向妻講話時，忙去取他的哨子）

趙（轉過頭來）別動！哈哈，你倒是個聰明的東西！（向妻）太太，去！把他的哨子拿掉了。

金 啊……啊……我沒有哨子，我不吹！

趙 好好地拿出來！

（妻走過金那面去）

金 我沒有……沒有帶哨子……饒了我……放我走吧……

趙 太太！他有一個哨子，我看見的。

金（想要躲閃）沒有……沒有……我沒有……

趙（描準金）舉起手來！舉起手來！

（金舉起雙手，妻從他袋裏把哨子取出）

（雷從外面進來）

雷 這是幹什麼呀？

金 雷什長！請……請救救我！

趙 (收了槍，向雷敬禮) 什長，我已經繳了他的械！

金 雷什長！請……你……請你！

雷 (向趙) 你不是趙銘麼？這是怎麼回事？

趙 ……………

妻 怎麼回事？(指金) 他這個東西，你走了以後，他就……他就……

金 (有意打斷她的話) 啊……啊……我喝醉了！我……我……

妻 喝醉了，你還會喝醉了！

金 雷什長！我……我口渴，我從裏邊(指套間)出來，想……想喝點水！啊！

雷 (走近金) 喝水？這水壺裏有的是，你喝好了。

(雷拿起水壺，金拿起杯子，雷給他倒水)

趙 (趁金剛把水送到嘴邊，嚴厲地) 放下來！

(金被趙一嚇，連水帶杯都落在地上)

雷 (向趙，奇異地) 怎麼回事？

趙 什長！他，他騙你！

金 (假裝醉態) 唉，我喝得太多了！我……我頭暈！唉，啤酒！(東倒西歪地站不定)

雷 (忙扶金) 金……金同志！我知道你喝的太多了，可是你還要喝！

金 (倒在雷身上) 啊，啤酒呀！(興奮) 老雷，再拿瓶來！我還要喝！

雷 不要喝了。裏邊去躺一下，吃幾粒「仁丹」，你就好了。

金 哈哈哈哈哈，女人！啤酒！

(雷把金扶進套間。片刻，雷即出來)

(雷怒目看趙，大家默默無語)

趙 (見雷的怒火快要爆發，堅強地) 什長！

雷 說吧！你有什麼說的？

妻 (譏諷) 有什麼說的？我只管說教你把他(指套間)帶走；可是你不聽，還要說他是喝醉了。哼，喝醉了！那樣的人我早知道他是什麼存心！

雷 怎麼他不是喝醉了麼？

妻 喝醉了就該那樣無理麼？

趙 什長！你要看見他剛才做的事，一定會拿這枝手槍打死他！

雷 不要說這些。我問你來這兒幹什麼？

妻 (指套間) 他要欺負我，(指趙) 他把我救下了，還要幹什麼呢？

雷 你不要多嘴，我是問趙銘。你或者在這兒安安坐着(指桌邊的座位) 或者到街

坊那裏談談去；隨你便！

妻 (忿忿地瞅雷一眼) 哼！就沒有見過你這種人！

(妻怒容滿面地向外去了)

趙 什長！

雷 說吧！你來這兒幹什麼？我又沒有叫你，是誰讓你來的？現在剛剛平靜了一點，你爲什麼不好好去服務，却來這裏闖事呢？

趙 唔！你是說我不應離開崗位，到這兒來嗎？

雷 我就是外邊查崗去，你心裏該明白吧？

趙 我知道。我本來早想見見什長，可是什長正和那個傢伙在喝酒，後來又到外邊查崗去。恰巧我想離開的時候，那件事就發生了：他把太太追出去，他撕挽着太太的衣服，要不是我上前一把抱住了他，奪了他的手槍，你想太太——一個女人，能反對得過他嗎！

雷 你不知道他是誰麼？

趙 我爲什麼不知到。本來我就想槍斃了他，可是正因爲這事情是在什長這兒，我

才沒有下手。

雷 趙銘，你把火氣平一下吧。全市的保安隊都撤退了，我們還頂什麼事！並且，你該知道，現在這七八月天氣，我們本該還穿黃色制服的，可是那樣子就和保安隊沒有分別了，所以李局長才費了一番苦心，跟人家商量好了，叫我們穿上冬天的黑制服，免得像保安隊那樣受了連累。

趙 什長！你沒看見河北，東馬路一帶，日本人怎麼來欺負我們中國人麼？飛機，炸彈，機關槍，把我們好好的老百姓，欺負得連一架完全屍首都保不住，保安隊怎麼還能不起來去抵抗呢！什長，保安隊的弟兄們能那樣做，難道我們就不是中國人麼？

雷 噯，上邊有話叫我們怎樣辦，我們總得服從呀。

趙 喔，你是說李局長李景陽的訓話麼？什麼，我看這碗飯我不能混下去了。（悲痛地俯下頭，想走出去）

雷（追上他）你這是什麼意思，我沒有壞待過你吧？

趙 什麼沒有壞待過我。可是，我的家……

雷 是的，爲了我們的家，我們應該忍受點呀。

趙 你還叫我怎麼樣忍受呢？（悲痛）我，昨天下班了，我回鳳林村去——就是車站和總站中間的那個鳳林村，我的家什麼也沒有了。我的爹給炸死了，我的娘給房子壓死了……全村子成了一片灰土，成了一個亂葬墳……我自己當時恨不得跳了運河，可是轉念一想，我們爲什麼要受這樣欺負呢？那時候我就想來向你說……

雷 說什麼呢？

趙 我們也要像通州和這裏的保安隊弟兄們一樣，跟他們拚一下！

雷（小心地）快低聲一點，這種話給人家聽去了還了得！我們把衣服也換了，槍械也繳了，快不要胡思亂想了！

趙 我們的衣服能換成黑的，可是我們的心也能變成黑的麼？什長，我是你多年的弟兄，想不到今天要分手了。（忽然想到）對了，我來這裏的意思，就是要把這身黑制服還給你；趁這樣倉皇的天氣，我會平平安安地離開天津的。（解着上衣的鈕子）

雷 你要到那裏去？

趙 去找找保安隊的弟兄們，同他們一道幹。

雷（遲疑）那……那怎麼可以呢？我看，你還是就在這裏，慢慢等着局面平定了，我們都有好處的。

趙 在這般野蠻的，狠毒的東西們手底下，天津還會平定了麼！

雷 讓我想想：我有一個女人，一個我自己……現在這情形……趙銘，我看你還是對付對付吧！

趙（把手槍掖到腰裏，狠狠地把脫下的制服擲給雷）你對付去吧，我要走了！

(趙正要走出去，金由套間出來)

金 雷什長，抓住他！你不能放他走！

趙 (停步) 你要怎麼樣？

金 剛才的話你以為我沒有聽到麼？你想來反對帝國，想去投那個土匪保安隊，是不是？(向雷) 雷什長，你一定知道一個反叛犯着什麼罪？一個私下放走了反叛的人，又犯什麼罪吧？

雷 (恐慌) 唔唔，是的；金——金同志！

金 我們都是有任務的；你該知道你的任務，和我是幹什麼的吧？

雷 (走向趙) 趙銘，你還是留下來吧！不要害怕，剛才那些話，我可以和金先生解釋解釋，決不會叫你過不去的。

趙 (瞪了金一眼)……

雷 (以調停人自居) 金先生，他是我多年的老弟兄，人倒很可靠，就是性氣有點不

好，請不要見怪！

金（搭架子）我有我的任務，你是知道的。

雷（懇求）金先生，看在兄弟姓雷的這個份上，不能不幫忙吧？

金（看了下趙，稍溫和）那末——

雷（以為猜着金的意思）唔，我來叫他穿起制服，給你老賠個情。

（雷把制服拿給趙，趙轉過身不肯接受）

金叫他把槍還給我！

雷（恍然大悟，放下制服）唔，原來這意思呀！（向趙）趙銘，金先生不見怪你，把

手槍給了他吧。

趙手槍？

雷是的，給了他吧；他也該回去了。

趙是的；我會叫他回去的，可是不給他手槍。

(怒沖沖地)好！你想來反對帝國，想去做一個反叛！雷什長，你看住他，我馬上見李局長去。

雷 趙銘！這樣一來，於你沒有好處的，給了不就完了麼。

趙 什長！我是中國人，我是天津人，我要給我的爹娘報仇！

雷 還是給了他吧，趙銘！

(趙慢慢把手槍從腰間取出，妻突然由外面跑進來)

趙銘！不能給他！

雷 嗯？

妻 他仗着這枝槍，不知道殺害了我們多少人，欺負了我們多少姐妹，我們不能還給他！

雷 太太？

妻 你是黑了心，瞎了眼，不如一頭牛，不如一條狗，去低着頭服侍那般強盜們！

雷 哎！你……你們是怎麼回事？

金 雷什長，你看住這兩個東西！他們竟敢反對帝國！我一定要到局子裏去，一定得叫他們認識認識大日本帝國的厲害！（氣忿地向門走去）

趙 （舉起槍來）往那裏走！

金 （顫慄着退至套間門邊）……

雷 趙！趙……趙銘？

金 （知難而退）你……你放我回去吧，我……我不要手槍了！請你……

趙 是的，我現在正要送你回去，叫你知道知道中國人並不是好惹的！

（趙一步一逼過去，金退進套間）

雷 （尾隨在趙身邊）……求趙銘！趙……銘！

妻 （怒向雷）你還嫌……人……受夠麼！

雷 （轉向妻）哎，我難……什麼招待了你嗎？

趙 (向套間大喊一聲) 站住了！(對準套間裏的金，一槍打去；鏗然的槍聲震動全屋)
 妻都嚇得怔了一下)

金 (在套間內) 哎呀！哎呀！(骨冬一聲死在地上)

趙 (向套間) 現在，你可回了老家了吧？

雷 趙銘！你……你……

妻 (向雷) 他應該這樣做的，你要怎麼？

趙 (從容把槍掖起) 雷什長！你應該仔細想想，你該怎麼做！以後我們見了面，不是一塊兒的朋友，就是一對仇人，我也要像今天一樣的待承你！

(雷瞠目無言)

(外面忽然吹起緊急的哨聲，妻忙跑過窗前探望)

妻 呀！有人來了！有人來了！他們一定是聽見這兒的槍響，才吹哨子叫那些人來的！(看見趙還沒有走) 趙銘！趙銘！快走吧！快走吧！不要叫逮住你！

III

趨不趨緊，他們過來我一個個都給撞死了！好，再見！

(趙下)

(外面的哨聲愈來愈近)

妻 哎呀！他們來了！來了！我不能在這兒等死，我也要找一條活路去！

(妻下)

(哨聲愈近。有人在喊着：「就是這兒！就是這兒！」)

雷 哎呀！天啊！叫我怎麼辦呢！(想向門逃脫，但還未到門邊，就給摔倒在地下)

了)

(門外哨聲，人聲，噪成一片)

19

幕

二〇一一年一月二十三日

完稿於漢口

7 APR

封 底